

最後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：第一，作者不限東西南北，只求以漢語寫作；第二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，目前僅限於人文學；第三，不敢有年齡歧視，但以中年為主——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，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。這三點，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
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

目錄

自序	001
導論：嚴復的生命歷程	007
翻譯中的思想分歧——嚴復、章炳麟的社會學翻譯及其影響	023
嚴復的終極追尋——自由主義與文化交融	115
中國近代「個人主義」的翻譯問題——從嚴復談起	139
思議與不可思議——嚴復的知識觀	167
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——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、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	187
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內在張力——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	269
作者簡介	321
著述年表	322

嚴復（一八五四—一九二一）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來的新知識分子，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家、思想家與教育家。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場域或他所長期從事的海軍教育，而在於他對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思想與文化發展的深刻影響。他所引介的西學，以及他對中西文化的思考，成為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源頭。誠如美國哈佛大學史華慈（Benjamin Schwartz，一九一六—一九九九）教授在《尋求富強：嚴復與西方》（*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: Yen Fu and the West*）一書所說，「嚴復的關懷……是有意義的關懷，他因應這些關懷所做的努力，是有意義的努力」（頁四）。

一八五四年一月八日，嚴復生於福州府侯官縣南台區蒼霞洲。此地位於福州城牆南邊、閩江北部，是一個熱鬧的沿海港口，有著繁榮的國際貿易與多樣的文化活動，此種環境對於嚴復在成長過程中的視野開拓實有相當助益。他的祖父嚴秉符與父親嚴振先為當地名醫，熟悉儒道經典與醫道，但並無科舉功名。因此，嚴氏家族在福州是屬於中下層的地方精英階層。

五歲時，嚴復開始跟隨家人與數位老師讀書，背誦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經典。九歲時，其父聘請當地著名學者黃宗彝來擔任啟蒙教師。一八六五年黃宗彝過世，嚴復又繼續跟隨其子黃孟修（增）學習。在黃氏父子先後教導之下，嚴復研習傳統典籍，此時儒家的倫理價值，尤其是以「孝」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其內心生根。同時，他也開始喜好書法與詩詞歌賦。後來，寫字與吟詩作詞成為他一生的嗜好，並留下不少墨跡與詩作。

一、少年早成

十二歲時，嚴復與一位王姓女子成親。婚後數月，其父不幸罹患霍亂去世，家中頓失經濟支柱。在經濟困窘的情況下，他無力支付家庭教師的束脩而被迫放棄科舉事業，轉而投考由福州船政局初辦的船政學堂。這所位於馬尾的新式學校是由船政大臣沈葆楨（一八一〇—一八七九）在法人日意格（Prosper Marie Giquel，一八三五—一八八六）的協助下創辦的西式軍事學堂，旨在訓練學生學習外語、習得造船與駕駛的技術，屬於洋務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。嚴復參加了該校於一八六六年所舉行的包括口試、筆試與體能測驗的第一次入學考試。其中，筆試作文題目出自《孟子·萬章篇》的〈大孝終身慕父母論〉，當時甫逢父喪的嚴復對此一題目深有感觸，因而能暢論內心情感，終以第一名獲得錄取。

次年初，他與其他百餘位學生在福州城內定光寺上課，在誦經聲中開始學習英文字母，並修習算術、幾何、物理、化學、機械等航海必修課程。該校雖以西學為主，但同時也強調中學。因此，學生必須以部分時間來學習古文，並研讀《孝經》與《聖諭廣訓》等教材。對這些學生來說，他們並不感覺到中、西學之間的矛盾，嚴復後來會通中西的理念亦應植根於此。不過從此時到他自英國返國期間，嚴復學習的重心始終擺在西學方面。一八七一年五月，十七歲的嚴復從該校畢業。其後六年，則分別在建威與揚武兩艘軍艦上實習，並曾赴新加坡、日本與台灣等地。

一、前言

近代中國如何經由「翻譯」來譯介新詞彙與新觀念，使之融入本土思想，再進而引發新的歷史變化？這一課題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焦點。^{【一】}近代中國對西方「社會」觀念、社會理論的引介，乃至「社會學」作為一學科體系創建的過程，即反映出此一歷程。清末之時，在「社會」觀念確立之後，「社會學」作為研究人類生存處境的一種學科，一方面被時人認為是對所處生活情境的科學性描寫與分析，亦即「解釋世界」，另一方面也被視為是「改變世界」的一種方法。^{【二】}在此過程中，學科內涵之認識與體系之形成伴隨著翻譯內容的選擇，以及譯者間的思想交鋒與政治角力，成為這段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。

關於清末民初所譯介的社會學，學界已累積了不少成果。早期作品多從「學術史」角度探究社會學的系譜，著重蒐羅清末以來社會學相關的文獻書目，並描述、分析其內容。^{【三】}其後，研究者開始以「社會學」為中心，自「社會」、「文化」、「思想」等層面觀察晚清以降社會學所代表的歷史意義，或綜論社會學之思想與體制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發展。^{【四】}此外，還有針對幾位晚清譯界的重要人物，如嚴復、章炳麟（一八六九—一九三六）、梁啟超、劉師培（一八八四—一九一九）等，檢視他們翻譯社會學的成果；其中又可細分為討論譯者自身的社會學思想，以及考論其翻譯的社會學論著。^{【五】}

整體而言，從近年的研究成果，我們可大致清理出有關社會學翻譯的幾條線索：首先是晚

【一】 Michael Jackson, Iv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, eds, *New Terms for New Ideas*, Brill, 2001. 中文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以下書刊：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主編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翻譯史研究》；台灣的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；孫江、劉建輝主編、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《亞洲概念史》等期刊。

【二】 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對照，是取自馬克思在《費爾巴哈論綱》所說的話。余英時將之用來區分為兩種不同形態的哲學思想，並說明西方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發展。余英時：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八四年），頁五九—六〇。

【三】 參見孫本文：《當代中國社會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一九八九年據勝利出版公司一九四八年版影印）；李劍華：《社會學史綱》（上海：世界書局，一九三〇年）。

【四】 如李培林、孫立平、王銘銘等著：《二十世紀的中國：學術與社會——社會學卷》（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）；楊雅彬：《近代中國社會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），上、下冊；姚純安：《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一九）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六年）；劉少杰：《中國社會學的發端與擴展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）；Chung-hsing Sun（孫中興），『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Before 1949』, Ph.D. diss., Columbia University, 1987. 有關社會學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發展過程，可參考 Arif Dirlik, Guannan Li, and Hsiao-pei Yen eds, *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-Century China: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*,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2012. 此書將社會學與人類學合起來討論，在社會學部分較著重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發展。

【五】 這方面的研究甚多，在嚴復研究方面，如韓承樺：《審重咨學：嚴復翻譯《群學肄言》之研究》（台北：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·五南圖書公司，二〇一三年）；王天根：《群學探索與嚴復對近代社會理念的建構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二〇〇九年）。

生與熊純如書札，益嘆其卓識遠慮為不可及。」他在《國風》（一九三二—三六年間發行，由中央大學教授群創辦，風格與《學衡》雜誌相同，反新文化、新文學）^{【二】}上所發表的〈嚴幾道〉一文特別強調嚴復一生雖有變化，然「苦心彌縫於新舊之間」的精神「始終一貫」：

先生一方深受我國人文教育之陶冶，服膺儒先遺說，一方復崇奉西洋十九世紀之自然主義。二者性質不同，先生則兼收並蓄，加以折衷……綜先生一生，苦心彌縫於新舊之間，大抵民國以前，謀新之意富，民國以後，率舊之情深。雖其立論隨時變遷，有倚輕倚重之異，精神則始終一貫。

他又多方徵引《學衡》上〈書札〉，說明「先生對於教育之主張，簡言之，即尊重本國文化，研究西洋科學而已」，尤其強調「中國目前危難，全由人心之非，而異日一線命根，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」（〈書札〉四十九）。他的結論是嚴復屬於英國之「自由保守派」：

先生舊學湛深，其翻譯西籍，志在補偏救弊，有目的、有分寸，與盲從西人，一往不返者大異。暮年觀道，益有所悟，所作書札，名言諱論，尤卓然不可磨滅。……余觀先生一生，甚似英國之自由保守派（liberal conservative），不頑固、不激進，執兩用中，求裨

實際。^{【三】}

在此文之中嚴復儼然成為「學衡派」的代言人。

六、結論

嚴復自晚清以來即為中國思想界中譯介西學的先驅人物，他一方面播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種子，另一方面則批判、反省五四思想，而與「學衡派」的思想相呼應，表現出以下的幾個特點：

一、對科學與宗教的看法：嚴復肯定科學在改善人類生活上的意義，但認為科學有其限制，宗教有其價值。道德之基礎，必須奠基於某種形上的本體論之上，以免墮入「物質主義」或「唯物論」。^{【三】}他堅信「世間必有不可知者存。不可知長存，則宗教終不廢」，科學範圍窮盡

【一】有關《國風》雜誌的緣起、特色，參見沈衛威：《學衡派譜系：歷史與敘事》，頁一二七—一五一。

【二】郭斌鮮：〈嚴幾道〉，《國風月刊》，卷八期六（一九三六年），頁二一三—二二八。

【三】《嚴復集》，頁八二五。